

鄭芳祥 著

出處死生

蘇軾貶謫嶺南文學作品主題研究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鄭芳祥 著

生靈死生

——蘇軾貶謫嶺南文學作品主題研究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出處死生:蘇軾貶謫嶺南文學作品主題研究 / 鄭芳祥
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6. 7
ISBN 7-80659-867-7

I. 出... II. 鄭... III. 蘇軾—文學研究
IV. I 206. 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75881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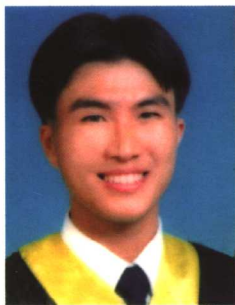
出處死生

——蘇軾貶謫嶺南文學作品主題研究 鄭芳祥 著

策劃編輯	段志洪
責任編輯	李 蓓 潘偉娜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機投印務有限公司(028)87427333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8.125
字 數	200 千
書 號	ISBN 7-80659-867-7/I·279
定 價	2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鄭芳祥，臺灣臺北市人，一九七八年生。畢業於可以鳥瞰綠野的中正大學，就讀於可以徜徉平疇的成功大學，是個幸福的中文系博士生。熱愛運動，衷情籃球。雅好音樂，偶彈小曲。運動與音樂外，不可少的是中文人的熱情，取無禁，用不竭，屢遙想子瞻之清風與明月；學不厭，教不倦，終企慕仲尼之大智與大仁。



封面設計／經典記憶
柏小坡

序

莊雅州

《莊子·德充符》云：“死生亦大矣！”如何處理死生的問題，從古以來就是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頭等大事。在古代，士人唯一的出路，也是最好的出路就是仕宦，但是仕途險惡，動輒得咎，稍一不慎，就可能遭遇貶謫蠻荒，甚至身首異處的命運。因此，仕與隱就成為士人經常徘徊的十字路口，而死生與出處也從而密切結合，主宰了無數人的命運，同時塑造了古代文學的重要主題。

蘇軾是百年難得一見的藝文全才，詩詞歌賦、琴道書畫無所不精，但仕途之困頓、際遇之坎坷也是倍蓰於常人。他在黨爭、臺諫與文禍的重大壓力下，兩度遭貶，屢瀕於死。除了以“用守由時，行藏在我”、“安時處順，不假強求”、“不著法相，萬緣皆空”等儒、道、釋思想自勉自解之外，他把所有的喜怒哀樂都宣洩於詩文，以實際的行動印證了太史公“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的著述理論，同時也給後世留下了無數的不朽傑作。所以我們要欣賞蘇軾貶謫時期的文學精華，乃至瞭解蘇軾一生的文學成

就，都不能不特別注意他對出處與死生主題的處理。

鄭生芳祥好學深思，對學術研究充滿精益求精的精神。早在中正大學中文系大學部四年級肄業時就出版了《芳祥問學雜著》，旋即通過推薦甄試，考取了母校碩士班。入學之後，進功益猛，每有疑難，他都會向師長請益，與同儕切磋，或者到圖書館遍檢群書，以打破沙鍋鑿到底的精神尋找答案。在我負責論文指導期間，幾乎每一兩個星期，他就會主動和我約定時間，進行討論。這本《出處死生——蘇軾貶謫嶺南文學作品主題研究》即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逐步醞釀，用心寫成的。在研究的過程中，他更申請中華發展基金會的補助，在二〇〇二年前往四川大學、南京大學進一步充電，在曾棗莊教授等專家學者的指導下，旁聽了不少課程，蒐集了不少資料，使得這本論文得到更為深廣的發展空間。次年論文口試時陳滿銘、王瓊玲兩位教授的寶貴意見，他都充分吸收。即使在進入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班深造之後，他也不斷地對這本碩士論文進行增補修正的工作，所以這本論文能獲得巴蜀書社的垂青，在海峽對岸印行，實在是得來不易的。

本書出版前夕，我很高興在此將其主題及成書經過介紹給讀者。至於芳祥如何用“主題研究”的方法處理全書的論題；如何以蘇軾的文學創作為論證的主體，以蘇軾的學術著作及其他作家的詩文作為比較、旁證的材料；如何在兼顧文學作品的主題內容與藝術技巧的原則下，從知人論世的角度去展開章節的討論，諸如此類，書中都有詳細的交代，讀者不難按圖索驥。而全書的優劣得失，更應該留給讀者自行判斷，在此就不勞辭費了。

二〇〇四年中秋

序於玄奘大學文理學院

凡 例

一、本書所引用之蘇軾詩，係據孔凡禮點校之《蘇軾詩集》；所引用之蘇軾文，係據孔凡禮點校之《蘇軾文集》；所引用之蘇軾詞，係據鄒同慶、王宗堂校註之《蘇軾詞編年校註》；作品繫年則主要依據孔凡禮之《蘇軾年譜》。

二、前項所引用之書目，乃參考曾棗莊對 20 世紀蘇軾研究之整理與評述後所選擇之精校本。詳參曾氏著《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 3 月），414—448 頁。唯蘇軾詞之徵引，則選用《蘇軾詞編年校註》。

三、本書為避免繁瑣，屢次徵引之書目以簡稱代替詳細之書名與卷次、頁碼。書名之簡稱如下：

簡 稱	作 者	書 名	出版項
《詩集》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	《蘇軾詩集》	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0 月，初版
《文集》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	《蘇軾文集》	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7 月，初版
《詞集》	宋·蘇軾著，鄒同慶、王宗堂校註	《蘇軾詞編年校註》	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9 月

簡 稱	作 者	書 名	出版項
《總案》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註	《增編索引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10月，初版
《集成》	同上	《增編索引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同上
《年譜》	孔凡禮著	《蘇軾年譜》	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2月

卷次、頁碼簡稱如下：“《詩集》48/2641”代表《蘇軾詩集》第48卷，第2641頁。“/”前者為卷次，後者為頁碼。《詞集》一書無卷次，故僅以標注頁碼，如“《詞集》123”表示《蘇軾詞編年校註》第123頁。又，《文集》所附錄之《蘇軾佚文彙編》，以“《文集》佚文”示之。

四、本書之注釋以章為單位標準，並隨文附於頁末。引用之文獻，於該章首次出現時均詳注作者、書名（篇名）、頁數、出版單位、出版時間、版次、版本，以便稽核。

目 錄

序·····	(1)
凡例·····	(1)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論題的形成·····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的確立·····	(7)
第三節 前人成果的回顧與本書研究的前瞻 ——蘇軾嶺南時期研究知見論著述評(1949—2003) ·····	(12)
一、前人成果的回顧 ·····	(12)
二、本書研究的前瞻 ·····	(15)
第二章 進行本書討論的背景知識·····	(16)
第一節 黨爭、臺諫與文禍 ·····	(16)
第二節 蘇軾嶺南以前作品之出處、死生主題與獲貶 嶺南的原因·····	(19)
一、蘇軾嶺南以前作品之出處、死生主題 ·····	(19)
二、蘇軾獲貶嶺南的原因 ·····	(24)
第三節 舊黨黨人“紹述”時期的貶謫與著述·····	(26)

一、蘇轍(1039—1112)	(27)
二、黃庭堅(1045—1105)	(28)
三、秦觀(1049—1100)	(29)
第三章 出處主題	(31)
第一節 表現處隱情志的作品	(34)
一、遷居、躬耕的題材	(34)
二、歷史的題材	(48)
三、親情的題材	(57)
四、歸鄉的題材	(75)
五、其他的題材	(96)
第二節 表現出仕情志的作品	(102)
第四章 死生主題	(111)
第一節 死亡的面對與超越	(112)
一、面對與超越他人的死亡	(112)
二、面對與超越自身的死亡	(133)
第二節 生命的喜悅與追求	(161)
一、生命的喜悅	(162)
二、生命的追求	(169)
第三節 出處、死生主題間的交融	(178)
第五章 幾個足資比較之處	(190)
第一節 蘇軾貶謫黃州文學作品主題	(190)
第二節 黃、秦兩人貶謫嶺南的心態	(196)
一、黃庭堅(1045—1105)	(198)
二、秦觀(1049—1100)	(203)
第三節 蘇軾嶺南時期的經學著作	(211)
一、《蘇氏易傳》	(211)

二、《東坡書傳》	(216)
三、《論語說》	(218)
第六章 結論	(222)
參考文獻	(226)
附 錄 蘇軾嶺南時期研究論著知見目錄(1949—2003)	(237)
後 記	(249)
出版後記	(25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論題的形成

一部中國文學史少不了歷代貶謫文人的作品。文學家們似乎不約而同地維持“詩窮而後工”的默契，總是在最窮困潦倒時創作出傳唱千古之作。於是貶謫除了與殘酷的刑罰、蠻荒的貶所不可分割之外，似乎亦和文學創作有着密切的關係。由戰國時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屈原寫作《離騷》開始，“貶謫文學”即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繼之以漢代貶謫長沙，寫作《弔屈原賦》的賈誼。屈、賈二人於是成為貶謫文學的初祖，啓示後代無數有着同樣遭遇的落魄文人^①。《史記》以合傳的方式為屈、賈二人立傳。司馬遷似乎也察覺到他們實承受着同樣的苦難，并借屈、賈之酒杯，澆己身感士不遇之塊壘。

^① 詳參尚永亮《屈原賈誼的意識傾向和模式意義》，《莊騷傳播接受史綜論》，154～170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年10月。

這股文人貶謫潮流并未隨着太史公擱筆而結束。東漢時的蔡邕曾流放朔方，南北朝的謝靈運則流徙廣州。後世的貶謫文人，更是一波接着一波，不曾止息。宋代的周輝於《清波雜誌》中說：

放臣逐客一旦棄遠外，其憂悲憔悴之嘆，發於詩什，特為酸楚，極有不能自遣者^①。

明代王世貞亦注意到這樣的現象，他在《文章九命》中指出文人許多坎坷的命運，諸如貧困、嫌忌等等^②。今人則更明確地指出：

貶謫與貶謫文學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它為我們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條古代士人在沉重苦難中從執着走向超越的生命運行軌跡^③。

論者長久以來留意到歷代文人在仕途上的普遍不順遂，而宦海浮沉則使他們的文學作品每每“特為酸楚”。由此可見，貶謫文學不僅確實存在，更是中國文學史上特殊的現象，值得吾人加以探討。貶謫文學史儘管源遠流長，然而論者曾經指出，真正的高峰

① 宋·周輝著，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138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初版。

② 明·王世貞《文章九命》，續卷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初版，《說郛三種》本。

③ 尚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1頁，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12月。

發生在唐宋二朝。其文曰：

中國貶謫文學的開端在屈原那裏，而它的鼎盛期則在唐、宋兩代；在這兩代中，又突出表現在元和、元祐兩大時期。在這兩大時期眾多的貶謫士人中，柳宗元、劉禹錫和蘇軾、黃庭堅堪為突出代表，而白居易則可作為承唐啓宋的過渡人物^①。

本書對於這樣的說法，並不完全認同。畢竟，文人遭貶的情形歷代皆然，故受貶文人於貶所寫作之貶謫文學亦見於史上各朝。何以獨視元和、元祐兩期為“鼎盛期”？“二元”時期於貶謫文學的表現，較之於他朝究竟有何特出之處？本書雖不盡認同該說，卻也認為其不失為研究貶謫文學的起點。元和時期的貶謫文學已有專著^②，然而論者所提及之元祐時期，卻尚未見到具體的研究成果。對於該時期的代表作家蘇、黃二人，本書選擇以蘇軾作為討論蘇、黃，甚或元祐時期貶謫文學的開始。

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巨星，所謂“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③。關於蘇軾的種種評論與研究從他生前就已經開始，直至今日所累積的成果，真可說是汗牛充棟。在如此眾多的研究資料中，吾人卻不見前賢對蘇軾貶謫文學的整體思考，可謂

① 尚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15頁，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12月。

② 尚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

③ 語見《蘇文忠公贈太師制》一文，宋·蘇軾著，清·郎睭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首頁1，臺北：世界書局，1992年3月，三版。

一大憾事^①。雖然蘇軾貶謫時期僅十四年，尚不及政治生涯的三分之一^②，但其文學成就卻是眾所周知的。蘇軾《自題金山畫像》有云：“論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詩集》48/2641）這是蘇軾以“功業”自嘲，一肚皮不合時宜的牢騷話。蘇軾自出仕以來，即有“致君堯舜上”的崇高理想。綜觀其一生，雖然宦海浮沉，內心深處卻未曾忘懷年少志願。然事與願違之下，蘇軾祇有在這牢騷話中嘗試自我開脫，為自己的不如意找到出口。其實，他想說的是自己一生根本毫無功業可言，有的祇是將生命虛擲在貶所謫居與往返謫遷罷了。然而恰巧的是，蘇軾貶謫黃、惠、儋三州的時間卻是後人公認其文學成就最高的時期。

論者曾經將蘇軾三十四歲以後，“初入仕途”以外的人生分為兩次“在朝→外任→貶官”的循環^③。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其中以烏臺詩案影響最為深遠。因遭到文字獄的迫害，被貶到黃州擔任團練副使的蘇軾，成為與階下死囚沒多大分別的罪人。他不僅見逐於朝廷權力核心，更見棄於大多數親朋好友。更有甚者，此時蘇軾還染上腹瀉、臂疾等等病痛，早已病死於黃州的傳言也因而四起。貶居時期的疾病、孤獨，乃至貧窮等等，不斷地摧殘着蘇軾的生命。然而在經歷過幾近死亡威脅的流放歲月後，卻繼之以再度的備受肯定與重用。元祐更化，蘇軾重新回到朝廷。備

① 關於前賢的研究成果，將於本章第三節“前人成果的回顧與本書研究的前瞻”加以詳述。

② 蘇軾於宋神宗元豐二年至七年（1079—1084）貶謫黃州，於宋哲宗紹聖元年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094—1101）貶謫惠州、儋州。共計十四年。蘇軾政治生涯由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進士及第，至建中靖國元年（1101）卒於北歸途中，共計四十五年。由此可知，其貶謫時期不及政治生涯的三分之一。

③ 王水照《近年中國學術界關於蘇軾研究的幾個爭論問題》，《蘇軾研究》，405～416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

極榮寵之後，卻是再一次的流放。高太后卒，哲宗親政，起用新黨，蘇軾獲貶惠州、儋州。這時的他，已經是五十九歲的老人了。惠、儋二州較黃州更加偏遠蠻荒，惡劣的居住環境，加上年邁的身軀，生活的艱苦不難想見。經過近八年的謫居生活，哲宗死後，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蘇軾卻不幸死於北歸途中。蘇軾人生際遇的特殊之處，就在於這如雲霄飛車般的兩回大起大落。然而誠如上述，蘇軾卻也正是在這兩次貶謫時期，成就其不朽的文學功業的。

蘇軾從五十九歲至六十六歲過世的晚年皆在嶺南度過，可說是其生命歷程的最後一個階段。此時的蘇軾，不論是在政治歷練、文學創作、學術思想與人生思考各方面，較之於初次獲貶黃州的他實應有所不同。這類說法，見於古代詩話筆記中甚夥，論者已列舉諸條來說明嶺南時期的重要性^①。本書略加補充，例如：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②。

又如：

^① 詳參劉昭明《蘇軾嶺南詩論析》，2～3頁，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6月。

^② 明·朱承爵《存餘堂詩話》，5頁，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百部叢書集成》本。